

书者话书

且看鲤鱼如何拐弯儿

——近年深入生活浅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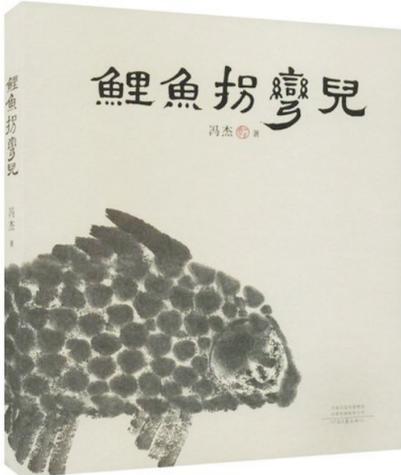
冯杰

《鲤鱼拐弯儿》是中国作协专项申报的一部散文集,2022年9月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出来后,许多读者觉得《鲤鱼拐弯儿》这个书名蹊跷,有点“莫名其妙”,问是否还有点隐喻?我只好凑数来解释,说是两种表达:地理意义上的鲤鱼和社会意义上的鲤鱼。

我18岁在基层参加工作,在临黄河的长垣县(现改为县级市)基层近30年。先后当过乡村信贷员、办事员、通讯报道员等多种职业,45岁那年调入河南省文学院,从事专业写作。想一想,经历也简单,几十年里,自己其实没有离开这条黄河,无非大河之北与大河之南。一直是在黄河两岸奔波、穿梭,工作、生活、元素都和农业有关:地处一个“农业大省”,入文学院前是在“农业银行”,来文学院之后写的是“农业题材”。

作家提倡的所谓“体验生活”,过去河南文坛曾有一个见效益出成果的尝试。20世纪90年代,河南专业作家选择在某一个县或基层兼职一年或两年,深入生活,曾写出过不少有分量的文学作品。深入生活的做法,为他们积累了丰富素材,为日后力作的产生打下坚实基础。时过境迁,现在所谓“深入生活”已经不是柳青们当年那个方式了,那时吃住一个地方,专心挖一方深井。如今人人屁股下大都坐着一个“刺猬”。和那时相比,今天形式上更像多处挖浅坑一般。

实际上,我也不能“打深井”,而是在“挖浅坑”,更多只能是见缝插针、描摹片段、捕风捉影,这些年我能“体验生活”的区域范围,也都是身边100公里左右,每年陆续在长垣、滑县、新乡、开封、兰考等这些黄河两岸局部区域活动、采风,零打碎敲,尽量把文学这一语言的麦克风、扩音器、吸尘器、捕梦器、过滤器、发酵池等扩大领域、高高举起,但也只是录下了两岸掠过的匆忙风声。我只能量体裁衣,做不成全套成



衣,做成百衲衣,做文学上的“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让我感慨的是,一位作家有时离自己熟悉的生活范围太近,恰恰有“熟视无睹”的短见,加上不深入思考,往往容易忽视和流失有价值的东西。有时,一个作家和熟悉的领域有了距离才会更清楚看到肌理和层次,这也是本土作家移地写作的缘由之一,如沈从文、萧红。由于自己理论浅显,这里不做展开,我继续说那条鲤鱼如何拐弯儿。

一条黄河从发源地到内蒙古的河口段为上游,从河口到河南荥阳桃花峪为中游,桃花峪往下为下游。在黄河下游地理上,黄河流到兰考的东坝头,像一位哲人思考之后,毅然折头北上,

直入渤海,在东坝头这里,是黄河拐的最后一道弯儿,我过去生活在这道弯儿里。这是地理的拐弯儿。而世事变化无常,无奈人生如河流,不乏善意拐弯儿、真诚拐弯儿。人生何处不拐弯儿?可以说,没有不拐弯儿的人生,就像黄河里没有一条不拐弯儿的鲤鱼一样。我写作的形式也像一条河里的鲤鱼,去呼吸波浪、触及泥沙、吞食浮萍,甩子产卵,拐的是一道文字的弯儿。

从当初写作开始,我像一只井底之蛙,一直没有走出本土范围,无论开始创作乡土诗到后来尝试写散文,笔下题材也多是两岸熟悉的风土人情、草木器皿、风俗时令、芝麻绿豆、鸡飞狗跳,不能选择那些泥气、腥气、土气、俗气、烟火气。这部《鲤鱼拐弯儿》分“风物”“世相”“地域”三部分。把这一段河流拆开如实写来,它们多是我在这一段大河两岸的所闻所见所记所思。有化俗为雅的,更多是反过来“化雅为俗”的。包括近两年陆续出版的散文集《北中原》《非尔雅》《故乡辑》《慈惠录》,《乡土和孩子》系列儿童诗集《一朵花就是一座果园》《宝石蜜城》《吃荆芥的猫》等。它们都多多少少粘有鲤鱼的腥气和泥泞。遗憾的是自己水平不高,表达再得深度不够,难以入味,笔下那些文字远远跟不上这个五光十色、快速发展的社会以及人情世故。

一位作家在写作途中,不论如何探索,何尝不是“作家要寻找潮流里属于自己的那一条鱼”?

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原作家,我也只能去当大河里日夜游动的一条鲤鱼,且还不能是鲑鱼,不能是黄花鱼,更不能是龙,就是那种带着浑浊泥沙的黄河鲤鱼,宿命一般,鲤鱼无关乎两岸的四季阴晴圆缺,只有在这一段大河里不断游动,或逆流或顺流,翻沙搅泥,碰壁拐弯,依水而生,与河同存。



黄昏,陪一只斑鸠散步

邓醒群

无旁骛地行走着,偶尔觅些吃的,偶尔看看花花草草,偶尔与过往的其他小鸟打招呼,偶尔稍作停顿,引颈做些舒展运动,又继续行走,穿过草丛,走过小坎,逆坡而上,顺坡而行,它的步伐不徐不疾,始终是匀速,如此的优雅,如此的愉悦,很是有绅士风度,正所谓闲庭信步,在后面跟着的我也感受到它的快乐。

行走着的斑鸠偶尔会回头看身后我这个手持器具跟着它的异类。其实,它眼中根本就没有我这个人的存在,我的想法显然是自作多情,从它一路走来的举动便可以证明我的猜测,它对我的态度显然不如它对飞过身边的一只苍蝇的态度,它会跳起来直击苍蝇,努力把那个可恶的苍蝇吃掉,但苍蝇逃走了,而斑鸠也继续沿小路走向还保留着一小片阳光的草地。

我怎么会拿苍蝇来作对比呢?突然为自己没有虔诚地为斑鸠照相而自责,但我确实看到苍蝇,看到斑鸠在驱逐它们。

黄昏将散去,斑鸠转过小径向

草从深处走去,这时该死的手机震动,接完电话,我转身走向停车的地方,当我回头想看看斑鸠在哪里,发现它站在十字路口没有离开,用平视的目光看着我,暮色中,我隐隐约约听到它在说:君已去,我亦离。

是啊,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再美好的事都会结束。在这个混搭的尘世,所有际遇都是最好的安排,无论聚与散、痛与乐,诸事自找,诸孽自造,诸缘自结。我此时能拍拍鸟更应该感谢孩子们对我的爱,他们凑钱为我买了这个可以用来为鸟拍照的镜头,我没有想过要买镜头来拍鸟,因为我知道这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但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孩子们从我经常站在阳台上飞过江面的白鹭出神的样子,洞悉到我想拍鸟的秘密。由此,孩子偷偷地做了这件“惊天动地”的事,尽管孩子们的薪金也不多,但孩子们还是想了些办法,感谢孩子们带给了我工作之余可以更好读鸟的条件,也给流离的日子增添些喜欢的“鸟”事。

黄昏,有残阳照在山坡上,春天的山坡草木生长正是旺盛时期,也有树叶落在草地上,黄色的叶子落在青草地上,相映成趣,如画天成,草地上无名的小花无声绽放,风中飘着淡淡的花香和树木的味道,令人陶醉。坐在山坡上发呆的我,放过了一只攻击我的蚂蚁,这时我看见一只斑鸠身着素装,踩着碎步从草丛中走出,向我走来。

世间美好的事总是不期而遇,许多事不需要去约定或提前规划,

该来的自然会来,正如此时我遇见了这只斑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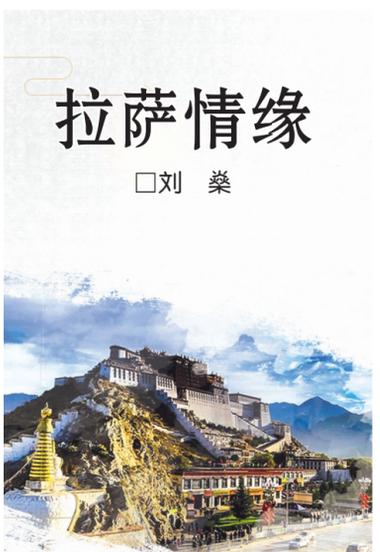
既然遇见,那就陪它散散步,散步是个托词吧,其实是另有图谋的。我一直想拍斑鸠,可惜没有拍到,野外有几次见到斑鸠,当我拿出相机准备拍时,那些斑鸠似乎是有先知先觉,瞬间飞走,不给我任何可乘之机。今天,机会终于来了,又怎可错过?遂打开相机,小心翼翼远远地跟在后面,不断调整拍照的角度及需要的参数,斑鸠心

拉萨的天空清澈湛蓝,像一池清泉,洗净风尘仆仆的脸庞,洗净内心的慌乱,把世间的一切看淡。那片神奇的土地曾无数次闯入我的梦境,敬佩那些带着虔诚的心前往布达拉宫祭拜、祈福的朝圣者,我曾无数次梦想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远离繁华都市的尘嚣,不惧高原反应,去拉萨静享那份宁静。让我心心念念的事居然真的实现了。三年前初春的一天,单位派我去拉萨为援藏干部拍摄专题片。

在我看来,梦想中的拉萨之行原本是浪漫之旅,需要提前做好详细攻略。然而,此次可不是轻松的旅行。临行前,只有三天准备时间。我立刻做案头工作,一边查阅相关资料、了解拍摄环境,一边了解中央援藏工作相关政策,并结合扶贫宣传报道的总体要求,确定报道主线,一切准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只要想到能去拉萨,内心的激动与兴奋立刻取代了劳累。三天后,我和同事乘坐飞机向着那片神奇的圣地出发了。

看着舷窗外的蓝天白云和大地上的山川,预想着到拉萨拍摄的情景,惦记着领导的叮嘱:“这次咱们单位派记者出京采访,由你担任主持人兼编导,要珍惜这次机会,多搜集素材,争取做出高质量的专题片!”

飞机在高空行驶着,我感觉有些头晕,这才想到,忙碌中竟然忘记服用缓解高原反应的红景天,一时感到忐忑。在拉萨出现高



拉萨情缘

刘 荣

原反应将影响采访,这可怎么办?我注视着清澈湛蓝的天空,努力让自己的心渐渐平复下来。中午,终于抵达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走出机舱的那一刻,忍不住脱口而出:拉萨,我来啦!一股清新的寒气扑面而来,我用力裹紧保暖鸭绒大衣。带领领导及时提醒我们:到高原后,要少说话、别跑、别跳,注意保持体力。接站的车载着我们一行人直奔采访第一站拉萨堆龙德庆区。

春寒料峭,高速公路两旁的树林有了绿意,枝头长出嫩芽,看着车窗外的景致,我在飞机上的担心很快被初到拉萨的兴奋心情取代了。两个小时后,我们到达目的地,见到了北京援藏干部。在两名援藏干部的引领下,我们所到之处,都能感受到藏族同胞对援藏干部的真情感露,都是原汁原味的呈现,没有丝毫做作,更没有设计摆拍的内容。我满脑子都在想着如何采访?如何提问?如何出镜?同时提醒摄影记者要多拍些素材,以备回单位做专题片选用,多亏这些年积累了一些采访经验,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当天采访很顺利。

夜幕降临时,我们匆匆赶到宾馆办理入住手续。晚饭后,当我回到房间,才感觉浑身疲惫,脑子“嗡嗡”作响,身体明显感觉不适,我抓起床头柜前的氧气罐猛吸几口,才得以缓解。简单洗漱后,盖着棉被,想到明天还能看到拉萨的蓝天白云,伴着宁静的拉萨之夜,进入梦乡。

为了真实还原援藏干部三年的援藏成果和给当地群众带来的切实变化,我们深入到

援藏干部工作的偏远藏区采访,镜头对准了厂矿、个体工商户、普通农民,以及建在半山腰的寺庙,多方面反映当地居民的精神面貌。由于涉及的地域较广、内容较多,我既出镜任主持人,还要负责编导工作,每天都要预想三至四套方案。或许是我对圣地有着敬畏之心,或许我与拉萨有着特殊的情缘,或许上苍真的助我一臂之力,采访期间,我居然很少再出现高原反应,采访十分顺利。

结束了五天的紧张采访后,我们匆匆赶回北京,此行给我留下许多念想,希望有一天能重回拉萨,慢慢感受这里的一切。回京后,坐在单位剪辑室的电脑前,一个个感人的难忘镜头再次出现在我眼前,让我对援藏干部“三年援藏路,一生援藏情”有着更深刻的认识。正是有无数援藏干部的共同努力,藏区经济和群众生活才得以发生巨大变化,援藏干部们无私奉献的精神也成为激励我做好专题片的动力。

四集系列专题报道《援藏路上》播出后反响强烈。转眼三年过去了,每当我翻看拉萨采访时的照片,我便想起雪域高原上空那片清澈的蓝天。我想,假如有缘我也能成为援藏人,我一定毫不犹豫去往那里。我知道青藏高原有着许多美丽的传说,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典型人物有待去记录。当然,还有我永远看不够的风景,以及心中那份未了的拉萨情缘。



南楼听雨

方雪海

三月的一天,春寒冷着一场大雨,进了长沙城。这个季节,雨水是长沙的常客。跟着它的脚蹶,湿气也开始发疯乱跑,扰乱一众上班族脚步。

我不烦雨水,算少数派。相反,我喜欢听雨水吧嗒吧嗒地落地,好像一个不愿露脸的人,在灰冷的天光后,向我说话。他既要设防,又要唠叨一些心事。我呢,也会在沉默中把心事翻动一下,算是与他互动。

今天这一场雨,来得火急。吃过午饭,坐在南楼阳台的躺椅上,安静地听雨声,听雨里夹带了多少搅动情感的东西。原木小桌上,一壶滚烫的白雾袅起的绿茶,不言不语陪着,让我延续了多年前听雨时的那份干净心境。

小时候,我家住在一所中学里,在大操场的西边,独门独户,是砖木各半的小青瓦平房。我家门外,立着一座宋代文庙,黄色的琉璃瓦,飞檐当空。落雨天,我坐在木门槛上,好奇地看雨水或豪横或温柔。湖北的风,有洞庭湖的游荡史,带着钢针似的冷,从木墙缝隙里钻进钻出,剧烈时,吼出令人发指的、掀天揭地的呼啸。跟在风的身后,雨没有手脚,动静却很大,在我耳朵滴滴答答。冷雨从瓦檐滴落,在地上打出一排水泡,松软的泥巴地,很快被雨线撬出了一溜小洞洞。在我眼睛里,它们像母亲缝在衣服上的一排小摺口。

幼年人不安分,也不满足于只在屋檐下,看人们撑着油布伞,穿着鞋套匆匆来去。我常挂着清鼻涕,光着脚丫子,欢叫着冲到操场的水洼里,追逐那些疾风贴水而过的“水虱子”。待一身湿透而归,母亲气得吼我,风也附和着吼。可我倔强,这次挨了板子,下次依然会再犯。这个时候的风雨天,是没有苦涩与寂寥的。最大的烦心事,就是看到那棵倚着我家家瓦檐的苦楝树,被风雨扯掉了一树淡蓝色细花,满地碎片,心里会有点小惆怅。

逢着屋外风骤雨狂,屋子里到处放着桶盆,甚至是茶缸子,它们彼此起起伏伏的漏水敲击,发出泉水叮咚之响。我似乎目盲,不会注意母亲的张皇不安,倒是躺在床上,注视着头顶蚊帐上铺垫的塑料布,饶有兴致地观察它凹陷的部位,怎样被漏雨充填,怎样在我小脸的正上方,渐渐变成水洼。我便心花怒放,想象在里面荡舟,养几尾金鱼。

过不了几天,风歇雨收,天大晴了。母亲四处找人修屋顶的漏瓦。如果喊不到捡瓦师傅,与我家隔坡相对住着的曹爹就会过来帮忙。他干瘦,像棵移动的老树,一口湘乡话,难懂,但语调柔和好听。他是学校食堂掌勺的,每天饭点,会准时在窗口露出那颗精瘦的头来,收了师生们递进去的饭菜,然后动作麻利地给对方舀一坨饭,盖上一二瓢或荤或素的咽饭菜。曹爹带着一个上中学的儿子,住在文庙西北角一间长廊样的厢房里,父子俩住前一截,靠房子里面那半截空着,地面有水泥砌的一排圆形坑池,看着像做过澡堂子的。我去他家玩,见曹爹的崽戴着瓶底厚的眼镜,趴在桌子上,摆弄一堆无线电元件,他很文静,不大出门,除了上学,他的兴奋点好像只在半导体收音机上。曹爹家里只父子二人,未免冷寂。几米之远的我家,五个孩子,天天闹腾,曹爹不烦我们闹,每次见我父母要揍人时,他就跑过来“护犊子”。风雨后,曹爹家的小青瓦也会被风掀动,得捡瓦,下次才不会漏。他主动跟我母亲说,干脆我帮你家也捡了吧。他搭架自己做的木梯,上到屋顶时,一垄垄薄薄的小青瓦,在他脚下发出嘎嘎的响声。我吓得屏住了呼吸,生怕他滚落下来。只要他上了我家房顶,下雨天,我母亲就不用手忙脚乱到处找盆子和桶在家里各处排兵布阵了。有时,我端着没有油星子的饭碗,在离家几米远的食堂门口晃悠,边吃边玩。曹爹会探出半个身子,冲我招招手,用湘乡腔喊:“毛坨坨,咯边来……”待我从食堂出来,饭碗里必定堆成了“菜山”。“曹爹是个好人,一个大好人。”这话,我听父母念叨过好多次。

如今在我心里,雨是天赐,有喜苦之分,如同人生,一世的苦乐交织,无论窄肩宽胸,都得承受。雨又多半是有情致的,随心境轻旷、典重。心烦时,雨就是南北朝诗人鲍照的雨:“连阴积潦灌,滂沱下霖乱。沉云日夕昏。霖雨望朝旦。蹊泞走兽稀。林寒鸟飞罢。”阴云,泥泞,寒木,迟鸟,正是内心的一帧萧瑟图景。此刻的雨,不只是官能可感之雨,而是使其挣扎、痉挛的洪水,也是杜甫破舟在洞庭湖上飘零、屈原怀沙自沉汨罗江时的那场雨。再有一种雨,在学者朱光潜老先生家的院子里,有中国文人的适意、从容,更有几分天真。老先生不扫庭院,刻意让地上积满厚厚的落叶,以便白天散步时,听枯叶在脚下飒飒地响;晚上在书房看书时,听风卷起、雨落下的声音。秋风秋雨在厚积的落叶上,与一个文人的心深度契合。这雨里,有“人生难得秋前雨,乞我虚堂自在眠”的从容。

就像此时此刻,这场给窗外明净的年嘉湖笼上轻烟的春雨,也重了我的内心。当闺蜜笑问,听雨听出什么闲愁没有?我俯瞰不远处公园里的近湖远树,小饮一口金井毛尖茶,眼里无一撩云拨雨之事,只有暖暖的回忆,只有春天的声声,苍茫而下。



惊鸿 澎湃狂想 王鹏波作